

水火之祭

正月十五元宵節，農人在神桌前擺上湯圓、水果與清茶，虔誠祭拜祖先與土地公。孩子們提著用鐵罐、鐵線、紙片做成的克難燈籠，點一根小小蠟燭，映著裡頭搖曳的微光在田埂裡興奮穿梭。彷彿要過了這一天，傳統的春節才算畫下句點。

然而，倚海為生的野柳漁村，卻擁有獨樹一幟的祭拜儀式。這裡的孩子自小學會游泳與跳水，為了守候一場即將到來的、關於水與火的盟約。

鑼鼓喧天，鞭炮聲震耳欲聾。供桌宛如長龍，從廟前蜿蜒伸向廣場中央，兩旁簇擁著燒香祈願的信眾。兩支堅韌的藤棍貫穿神轎，神尊安座其上，背後插著彩旗與青竹。我緊跟在後，身歷其境這場視覺與聽覺的震撼洗禮。

隊伍以鑼鼓陣開路，後方的「大身胚」踏著鼓點舞動雙臂，神轎行經店家門前，瞬間火光四射、炮煙翻騰，空氣中充斥著刺鼻卻充滿盼望的硝煙味。相傳神轎被炸得越旺，代表來年運勢越發昌隆。抬轎勇士無懼火花飛濺，步伐穩健前行，成為眾人目光焦點。

虔心請神，上香祈福，在眾人注目下恭迎神明登船；傳承百年的「神明淨港」文化祭在野柳保安宮前揭開序幕，展開「水裡來、火裡去」的祈福儀式。這場淨港儀式涵蓋「淨海巡洋」、「神明淨港」與「神明過火」三大篇章，不僅是新北市珍貴的無形文化資產，更是全臺獨一無二的淨海儀式，與「北天燈、南蜂炮」齊名，共構了臺灣元宵最瑰麗的信仰圖騰。

淨港當天，十二艘漁船聯袂出港。我登上了白色船身的「發字 686 號」，船東告訴我船上神轎安置的神明是「二媽」。是日，四級東風輕拂，浪高一米。上午十時，引擎準時轟鳴，船隻緩緩切開港口的靜謐，激起如碎雪般的浪花泡沫，海面粼光跳動。十幾艘船破浪前行，一串串亮晃晃的集魚燈，宛如白晝般照亮波光，場面宏大壯麗。細雨微落，卻澆不熄岸上民眾的熱情，每當船影掠過，鞭炮聲嗤嗤作響，在煙硝與歡呼聲中，漁人與神明一同在風浪中巡禮。

對討海人而言，船名即是深情的寄託與對大海的祈願。金、財、利、發、滿、順、富、豐，這些字眼被反覆組合，鐫刻在船舷上。從字義望去，盡是漁獲豐饒的渴望，以及對一帆風順的卑微祈求，那是與大海搏鬥的人們，最質樸的告白。

漁家人逐浪而生，歲月裡刻滿了傳統禁忌。女性被隔絕在甲板之外，只能守著家園、撫育幼小。當男人搏浪歸來，女子便在門埕前支起灶火，將鮮魚煮熟、曝曬，再由男人擔往基隆販售。那樣的時光，大海是男人的戰場，岸家則是女人無聲的守候。家庭觀念與性別差異，如一張無形的網，將女人的一生綑綁。

如今，現代設備更迭了古老節奏。船上配備的高速鍋爐，八分鐘內便能讓百加侖的水翻騰。鎖管僅需五分鐘，一般魚類不過八分鐘便能熟透，過往的耗時費力已隨煙霧散去；而社會變遷，女性終於也獲准登船，摸索著與海洋建立起更直接的連結。

船東感嘆海象瞬息萬變，時而平靜如鏡，時而怒濤驚人。早期受限於動力，小船不敢輕易挑戰地平線，必須時刻望見本島山影才覺心安。如今，漁場雖仍以金山、鼻頭及彭佳嶼等近海為主，但鋼鐵之軀已能駛向更遠的東北海域，與大海進行長達二十天的漫長對話。

漁獲隨節氣而動，如同農民依時播種。鯉、鯖、吻仔、鎖管與鯧魚依序在季節裡現身，近年更有不少漁船專志追逐蟹影。在茫茫大海上，除了船隻大小、過人的膽識與技術，有時更需幾分天意的垂憐。

船隊出海、返航，待第二巡再次啟程時，雲層散盡，雨聲已歇。隔壁的小女孩抵不住船身的輕微晃盪，閉著眼，如倦鳥般靠在我身上小憩。當第三巡繞行畫下句點，靠岸後，滿載的漁獲被分送給眾人，這是「年年有餘」的祝禱。

此刻，身旁的小女孩悠悠醒轉，但願她的夢裡，也浮現著那片金光粼粼、滿載希望的海洋。

野柳，這個隸屬萬里區、面積只有五點八一平方公里的小漁村，東北季風長年冷冽，冬季降臨得早，春色卻總是姍姍來遲。走在前往巡迴醫療站的路上，難得遇見冬日暖陽，照得廟宇屋脊閃耀若新，將幾近無波的湛藍海面折射出一道金色粼光，宛如一條在水中翻騰舞動的蛟龍。

街道上，沒有匆忙趕赴職守的人群，只有時光緩緩流淌的靜謐。騎樓下，七八位老人家促膝聊天，互相抬槓取笑。大半輩子與海博鬥練就了硬朗體魄，即便白髮蒼蒼亦是紅光滿面；穿著格子上衣的那位阿伯，自稱年屆九十，說起話來依舊中氣十足，爽朗的笑聲彷彿能穿透海風。幾位年輕的外籍漁工穿著帽 T、腳踩拖鞋，夾著菸說笑，輕快地走進早餐店，為安靜的漁村點綴了幾分異鄉的活力。靠港的堤防整齊排列著斑駁的廢輪胎，那是船隻泊岸時溫柔的緩衝。

路旁，一箱箱剛卸下的紅魷、小卷在陽光下閃爍著大海餘溫。此刻尚非捕蟹旺季，黑色尼龍繩織成的捕蟹籠堆疊如山，工作人員細心清理繩索，靜待秋冬的深海召喚。價值不菲的集魚燈在陽光下閃爍光芒，漁工的灰黑色衣衫掛在船頭隨風輕曳。船隻靜默地依偎在港灣懷抱裡，藍綠交織的船身宛如流動的浮世繪，點綴著大海平靜時的深邃。

野柳有兩座主要廟宇守護。歷史悠久的保安宮緊鄰漁港，供奉開漳聖王，初建時以古拙的咾咕石為材。五十年代，漁船全面動力化，漁獲豐饒帶動了村落繁榮，地方人士遂決議抽取漁產盈餘，集資重建，歷經數次改建，是漁民間話家常、煮茗品味之處，祭祀圈涵蓋整個野柳。

因核二廠興建而遷至東北方海岬的仁和宮主祀周倉將軍，與保安宮遙相對望，一同凝視著港口，默默守候每一艘船隻的去來平安。漁民出海前習慣向神明許願，在漁業鼎盛的黃金年代，慶典時的野台戲總是一場接一場，戲台上鑼鼓喧騰，十數日不歇。

只是，岸上的戲夢終究短暫。往昔每逢冬日，動力不足的小型漁船難以與怒海抗衡，不能出海的日子，一年約有百餘天。於是每年農曆十月初，便有了所謂「散海」的習俗；此時，船主會虔誠祭祀海神，設宴款待客賓與「海腳」，在推杯換盞間分享利潤報酬，並商議來年的出海大計。這場聚會是為了感謝這一年來能從驚濤駭浪中平安歸來，故稱之為「謝平安」。

時移事往，現今大噸位的動力漁船已無懼嚴冬，照常出海。古老的「散海」習俗已隨風逝去，唯有那份對海洋的感念，「謝平安」的儀式，在漁村裡代代傳承。

從前，站在台下仰望野台戲，只覺那流金溢彩的燈光、華麗的妝容與起伏的情節動人心弦；如今，當我再次坐回戲棚下，心底浮現的卻是童年歲月的細碎片段。台上演繹的忠孝節義已不再是重點，那早非為我而設的戲碼。我從當年那個癡迷入戲的孩子，變成了此刻靜待落幕的白髮看客；看著戲，也看著流轉的時光。

野柳周圍海岸暗礁布滿，加之潮差詭譎，早年船難頻仍，使其在西班牙文中有著「魔鬼岬角」的沉重稱號。這場淨海盛事的源起，便隱含著對大海的神祕敬畏。

壯丁無懼寒風，個個赤足短褲，赤膊顯露出精壯的肌理，他們六人一組扶著開漳聖王神轎，在司儀「進喔」、「發喔」的吶喊聲中，奮力躍下漁港。那一躍，激起了漫天水花，也引發眾人屏息驚呼。憑藉超群泳技，護持神轎從港東游向港西，淨港驅邪。我默默注視著儀式的進行，恍惚間，彷彿自己也隨之沒入冰冷的波濤，又彷彿只是立於時光邊緣的一道影子，凝望著百年祈願。

祝禱後，緊接著「過火」儀式在野柳地質公園停車場舉行。工作人員早已點燃火堆，神轎在烈焰周圍繞行，肅穆氣氛隨之升溫。

只見法師立於台前，持咒安符，指尖灑下鹽米，施法淨化火場。吉時既至，長竹竿將熾熱木炭攤平，赤紅的炭火在風中喘息，隨即灑上粗鹽降溫。法師手持令旗率先「開火路」，信眾緊隨其後，抬神轎、捧神像，以赤足之軀踏過滾燙紅炭。那長長的火道，象徵著消災解厄、除穢避禍，將所有的好運與平安接引而來。

許多男眾亦跟隨神明步上火道，欲透過這場水與火的洗禮，將命中的種種磨難剔除淨盡。遺憾的是，在那古老的傳統框架下，女性仍被視為「不潔」而排除在神聖祭儀之外，無法跨越那道祭祀的火，只能在柵欄外，靜靜守候一份同樣赤誠的祈求。

然而，女人的一生何嘗不在過火？過去的女人鎖在深宅裡，在婆媳磨合與祭祀禮教的幽微之火中低頭，以隱忍踩熄燙人的焦炭；現代的女性活在夾縫間，在育兒的瑣碎與實踐自我的烈焰中奔赴。這份洗禮在女人的生命裡，不單單是一場宗教儀軌，更是日復一日、在沉默中進行的生命試煉。

紅塵處處皆是烈火，每個女人都在歲月中獨自負重前行，進行著屬於自己的過火儀式。那腳下的紅炭或許無形，灼熱感卻真實切膚；若不慎受了傷，她們也只能退回到寂靜的角落，在無人看見的幽微處，默默修補那被歲月火煉後的創痛。

現場的我屏氣凝神，不敢發出一絲聲響，在暗地裡為那些赤足的勇士捏一把冷汗。當隊伍赤腳踏過火堆三巡後，隨即撤離，震天的鞭炮聲再度炸響，宣告這場與水火的盟約圓滿落成。

回程走過方才歷經火煉的街衢，燃燒後的餘炭仍吐露著微溫。為了安全，這份餘燼不久後將被冷水澆滅。望著空隙間微微冒起的一縷縷輕煙，我看見這整座歡騰後的街道，已然成為一方承載眾生祈願的巨型香爐。